

变动中的族群认同
——在于“回族”与“回民”之间
今中 崇文 (IMANAKA Takafumi)*

摘要：本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的回族为例，考察在中国各地飞速进行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少数民族的认同产生怎样的影响。西安有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让人们意识到其聚居地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另一方面，有些回族离开聚居地。还有人们将人生分为追求物质生活和追求信仰的两个时期，退休以后开始追求信仰的观念普遍可见。还存在要区分作为少数民族的“回族”和穆斯林的“回民”的观点，可知生活在回坊的回族认同的两极分化乃有迹可寻。

1. 研究目的及背景

本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的回族为例，考察在中国各地飞速进行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少数民族的认同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族是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被称为“回民”或“汉回”，“回回”。中华民国时期的20世纪20、30年代，对于该不该把他们看作“民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中华民国政府表示他们是宗教不同的汉人之看法，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定它为“民族”（中田 1971；安藤 1996；松本 1999）。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10个，其中回族人口最多，散居在全国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等西北地区。回族则北至东北三省，南至海南省，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至山东省，散居在几乎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里。

另一方面，正如“大分散、小集中”所形容的那样，回族在各地呈现聚居的生活状态。这些聚居地被称作“哲玛提”、“教坊”、“寺坊”等，形成回族独特的社区，成为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聚居地的中心部位有“清真寺”、“拱北”，周围各种饮食店、肉食店、宗教用品店等鳞次栉比，对穆斯林来说是适宜生活的环境。

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各地的城市改造进程也非常迅猛。城市改造也给城市里的回族社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清真寺的礼拜参加者减少了，近年还引发了回族社区的消失和弱化等严重事态。这种回族社区的变化对回族的认同又有什么影响呢？

城市改造的推进导致城市清真寺礼拜者减少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研究者认为原因有：和汉族的混居致使信仰虔诚度降低（马宗保等 1997），基础设施的完备导致清真寺作用的弱化（高桥 1998）等。

其中，回族出身的社会学者白友涛调查了南京市七家湾的回族社区被城市改造淹没的情况，阐述了清真寺和居民的转移致使社区逐渐消失的过程（白 2005）。另外，良警宇通过调查正在进行再开发的北京牛街，积极肯定城市改造使回族社区从“传统的、封闭式的社区”再建成为“象征性的、开放式的民族社区”，但同时她认为城市改造淡化了近邻居民间的交流（良 2006）。

另一方面，回族出身的人类学者马强通过考察广州和深圳的回族社区，强调回族社区解体

*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外来研究员。

的趋势乃伴随城市现代化而行,虽然传统的社区解体,但诞生的网络社区等“流动型的精神社区”,显示了回族对变化的新适应(马强 2006:同 2007)。关于回族的文化继承,马强特别谈到由于诞生了“流动精神社区”,“地域社区消失或弱化之后,清真寺作为象征符号在特定空间中发挥作用,但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发生断裂”(同 2007:99)。

与此相反,西泽治彦通过调查南京市回族社区指出,与有回族散居的广州不同,如南京一般历史较长的聚居地可能会排斥向网络社区的转移(西泽 2012:126)。对于回族的民族认同,他认为即便是沿海地区的回族,其比重并不是向穆斯林的认同倾斜,而是“正慢慢向‘少数民族’认同倾斜”(同 2012:127)。

持正脱离伊斯兰观点的西泽,与同样研究城市改造中的回族社区,认为回族穆斯林文化传承绝不会断绝的马强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到底是否如西泽所说,是环境不同导致的呢?

本文以和南京一样作为回族聚居地、历史较长的西安回坊为例,考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生活在此的回族的认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西安的回族聚居地:回坊

中国屈指可数的古都西安有 20 座清真寺,生活有约 6 万人的回族。市内现存有明代建造的各边长达约 4 千米的城墙,被城墙围绕的旧街市里有钟楼、鼓楼等历史建筑。从清末开始西安市区扩展到城墙以外,之后又不断扩充,现已成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都市,拥有 800 万人口。

西安市内的城墙内外有数个回族聚居地,本文要讨论的“回坊”则是其中一个。“回坊”位于旧街市中心地带的鼓楼的西北一带,也叫做“坊上”、“回民街”、“回民坊”等,附近因聚集了各种回族独特的点心店和古董店而成为旅游景点。从鼓楼往北延伸的北院门街和相连接的西羊市一带是饭馆林立的“饮食街”,从鼓楼延伸至号称市内最大清真大寺门前的是化觉巷,巷里古董店很多,被称作是“古玩街”,游客络绎不绝,熙熙攘攘。

回坊是西安市内最大的回族聚居地,不同于其他聚居地,它由几个回族社区共同构成。一般认为回坊包括西大街以北、北院门以西、红埠街以南、早慈巷以东边长约 1.5 千米的方形地带。这一带有 12 个清真寺,生活着 3 万回族。他们各以自己所属的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社区。

回坊虽具规模,但却并没有被官方认定为回族聚居地。20 世纪 90 年代实地考察了回坊的美国文化人类学者 Gillette 认为,回坊并不是官方认定的空间。正如 Gillette 所述,此地说到底只是莲湖区的一部分,主要受北院门街道办事处管辖。然而,虽说在行政区划上回坊仅属于莲湖区的一部分,但在西安市民(包括公务员)中却是作为回坊而广为人知的(Gillette 2000:29)。

西安回坊的特征之一,虽多次被列为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对象,但最终却没有被施行,仍然维持了传统的聚居形态。近年,西安市政府在推行旅游开发中,将其认定为景观保护区域。同时,居住在回坊的回族也开始有意识地与周边区域划清界线,这意味着清末以来一直都没有发挥作用的回坊被重新建构(Imanaka 2010)。

生活在回坊的回族,强烈在意与周边区域的界线,觉得一旦出了回坊则很难维系穆斯林的生活。笔者的一位回族的男性朋友,因为回坊内的老家变小了,在回坊外购买了一个高级公寓居住。从清真寺回家的时候,经常在出回坊前就摘下白帽塞进口袋。且叮嘱笔者调查时要戴上白帽,而在送给笔者白帽时,提醒“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出回坊后不要戴”。

3. 两极化的回族

重构的回坊被广泛接受为适合穆斯林生活的信仰空间。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回族因各种原因离它而去。Gillette 通过 90 年代中、后期的调查指出,回坊面临的有住宅、都市基础设施的不完备,以及回坊内学校教育水平不高,为了让子女进入教育水准高的学校而迁居到回坊外地区的回族增多的问题(Gillette 2000:27-28)。另外她还指出,尽管很多人会因为工作之便离开回坊,但会留下老宅以便在此举行各种人生礼仪(同 2000:30-31)。

清真寺礼拜的人似乎也在不断减少。近年,尤其是年轻的礼拜者减少,父亲每日热心地去清真寺,却不见儿子的身影,这样的情况很常见。生活在回坊的一位回族男性,有两个儿子,儿子们每天都从回坊去南郊的公司上班。由于公司和清真寺相距甚远,儿子们平时根本不去清真寺礼拜,但每周五白天的聚礼,却会开车从公司赶过去。这位回族男性在给笔者介绍儿子们的时候,一脸自豪:“能做到这样很简单。了不起。”

如同这个事例中的儿子们,虽在回坊外的公司工作,也存在但有时间一定去清真寺礼拜的人。他们经常说,如果可以拿到足够的退休金,恨不得立刻退休遵从信仰。另也有人认为,年轻时候是赚钱维持生活的时期,不应该留在不能赚大钱的回坊。

就这样,人们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两段,年轻时期追求经济,退休后追求信仰。这可能会成为今后在都市现代化中生存的回族典型的人生设计。

生活在回坊的很多回族,自称“回民”,称“回族”的几乎没有。“汉民”则是对周边汉族的称呼。由以下所举事例也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区别穆斯林的“回民”和非穆斯林的“汉民”的意思。报告者在观察回坊内的清真寺礼拜的时候,被小学低年级的一个男孩问到:“叔叔你是回民还是汉民?”报告者回答说两者都不是,而是日本人,他却追问道:“这个知道。那是回民还是汉民?”报告者不明其意,这样的问答反复了好几次后,男孩似乎认识到沟通有问题,走了。后来,笔者终于明白他想问我是不是穆斯林,但非穆斯林的我可以回答说是“汉民”吗?

当然,“回族”这个称谓也并非完全不使用。如前所述,西安市内里也住着维吾尔族等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到了礼拜时间,国外来的穆斯林游客、生意人、留学生等也会来清真寺。以示与这些人的区别,自称“回族”的时候也不少。

总而言之,回坊的回族将人生分割成追求物质和追求信仰的两个时期的同时,在认同上以信仰为轴心又有着“回民”和“回族”两极化的趋势。

4. 结语

西安回坊是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近年来,通过西安市政府的回坊和周边区域的界线开始明确,回坊作为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被重构。如此一来就避免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并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子女的教育和职业问题,有些回族离开回坊。清真寺礼拜的人逐渐减少,人们将人生分为追求物质生活和追求信仰的两个时期,退休以后开始追求信仰的观念普遍可见。还存在要区分作为少数民族的“回族”和穆斯林的“回民”的观点,可知生活在回坊的回族认同的两极分化乃有迹可寻。

对于如此两极分化的进行,回坊的重构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回坊经历并克服了好几次的消失危机,在西安市内作为适合穆斯林生活的信仰空间的地位日趋牢固,即使那些为了追求物质生活而甘当“回族”的人,也乃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回“回民”(穆斯林)。因此,对于

这样时刻处在变动状态中的西安回族的族群认同，以后还需要继续调查和分析。

由于本文在论述中主要依据的是聚集在回坊内清真寺的回族人们的言行，所以并没有讨论到 不再去清真寺或者离开回坊的、居住在回坊外回族聚居地人们的认同。关于他们的认同及其变迁，将作为报告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 本文将今中崇文（著），马茜、邹双双（译） 2014 “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构——以陕西省西安市“回坊为例””《中国社会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及其动态》（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韩敏·未成道男编，pp. 227-242，吹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修改而成。

参考文献（中文）

白友涛

2005 《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良警宇

2006 《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马强

2006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都市穆斯林社区的文化适应及认同”，《地域社会与信仰习俗——立足田野的人类学研究》王建新刘昭瑞 编，pp. 90-10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回坊内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安伊斯兰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宗保、金英花

1997 “银川市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19-30+103。

（日文）

安藤潤一郎

1996 「『回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中国国家——1932年における『教案』の事例から——（“回族”の认同与国家——以1932年发生的“教案”为例）」『史学雑誌』105(12):67-96。

高橋健太郎

1998 「回族の居住分布と清真寺の機能——中国・寧夏回族自治区、都市と農村を比較して——（回族的居住格局与清真寺的功能——通过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城市与农村之比较）」『駒澤大学大学院地理学研究』第26号：27-43。

松本真澄

1999 『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清末から1945年までの「民族論」を中心に（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从清末到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東京：多賀出版。

西澤治彦

2012 「都市の再開発と回族社区の変容——江蘇省南京市の事例を中心に（城市改造与回族社区的变迁——江苏省南京市的回族为例）」『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民族認識の人類学』（東アジア研究専書）、瀬川昌久（編）、pp. 105-133、京都：昭和堂。

中田吉信

1971 『回回民族の問題(回回民族的问题)』(アジアを見る眼 40)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英文)

Gillette, M. B.

2000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manaka, T.

2008 Tourism and Urban Renewal: The Case of Xi' an' s “Hui Quarter” :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6:193-204.